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號二十四第▶

日二廿月五年二十

無現本 定在報

刊·常利四唱小說藝術為

許多人說我書法太怪。但我自覺沒有什麼怪處。

更有多人謬加賞識。紛紛來命我寫字。 可惜我沒有潤格。得按格索潤。未能一一應命。

現在我有寫成的册頁數十紙。每紙索代價銀 一元。

有願得之者。請將通用鈔票納掛號信中。寄來良晨好友社某收 以應嗜痂之輩。並將藉此使人知我書法之平庸不怪。

如需落上飲者。亦可照辦。

枕

的 舞

將 出版後再行佈告發售預定優待期已經截止 來

想天

派石

劇著

集的

良 友

說明。函寄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逐。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為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章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良晨好友社新設

張一第號二十四第報小最

製造 自第 號至第四十

之插畫。以及種種照片。大有可觀。 載有海鳴瘦鵑小靑寄塵卓呆倚虹舍我紅蕉烟橋可聲明補全 零補每份二分 第四十一號。均有餘存。但其中有數號。所剩不多。 **型舍我紅蕉烟橋碧梧賡襲維基枕** 良晨好友

篇 說

小青墓側 夢西湖語之二十 朱天石•

到。也來憑弔一番。 裏湖。 因此游屐乃稀。 我們偶然與 **寂寞的小青墓。** 冷清清的僻處在

裏很有些不穩定。恰經過小 這天。忽起暴風。我們的船。 急停船上了岸。 青 幕 湖

走近墓亭。我先廻憶起來。不是曾 只一上岸。就聞慕亭裏。隱隱遞出 低微的泣聲。我們更肅靜了。緩緩 同伴們到處轉筧不到。還是我自 獨坐在篡後的石塔上。乘着風凉。 一次。我一直從孤山跑過來。

> 我在前引導着。悄悄的走入墓亭。 一定在嘉後的石堦上。 但泣聲已不聽見了 我料這飲泣的人

畏訴冤洩憤。雖然這裏是寂靜 帕却掩在眉目間。這不是哭泣個女子。一個側着身。低着頭。 我們也惶惑。 人。至少要懊悔不應有泣聲。 是誰。還有那個·却也帶着悲味 帕却掩在眉目間。 果然。慕後的石塔上。並肩坐 。而兼憤憤。伊們不意會遇着他 伊們何故躲着在這

虚驚

八。豈不怕驚動了

小青的芳魂。

同着伊幾個有錢的女朋 一個禮拜六晚上。

釆烈的在東亞酒樓開跳 樣會被他們捉去的。 **歯格格的戰着說道。『姊⋯姊身悉悉索索的抖個不住。**▶ 麼。他還說今晚也要來赴會 不是還拿了鑽戒到我們家車 將起來。目光灼灼的向着伊 姊。不好了。 真. 真...真的麼。他.. 他你 伊的妹妹次梅。 小梅剛走進門。 人來捉去了。」小梅聽了。 道。 梅說時。不禁面如土色。此 別。 『什麼。什麼。這是什 立刻領了次梅去 党民哥被巡捕 車。回到自己宏 忽然很 看見自己官 他今天

徐令:

吳小梅女士正 興高

最小第四十二號……… 第 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四十二號:

…第一張……

- 良晨好友社印行

失約。使你失掉面子。唉。我愛。我 而犯了偸劫的罪名。不幸被監在 天的跳舞會已到了。我怎麼可以 看。還未看完。 牢獄裏。唉。我愛。你看了我這封 法犯法的人。我實在是爲的你。因 婚夫呂覺民的筆迹。 愛的未婚妻。我愛你極了。真可以 信中約畧說道。「小梅我愛。我親 上擺着一封信。 保迫促。我手裏一時又沒有錢。想 ·好多時。總沒有辦法。可是你今 是無微不至。你叫我打鑽戒。我 區可以不答應你。 人已量倒地上了。 一望而知是伊未 連忙拆開 無如時間這

還是獨自一人在房裏哭哭啼啼。 民微笑着。溜眼向在旁的次梅瞧 覺民。我親愛的覺民。我對於此事 是我做夢罷。你怎麼可以出來的。 雙眼說道。『咦!你來了麼。莫不 走了進來。小梅驚喜交集。摩挲着 開個不丁。 於是覺民很滿意的走近前去。 。怎樣的後悔。怎樣的抱歉啊。」覺 而小梅於此事眞相。也才明白了。 這事已經發生了三天了。 一瞧。次梅也微笑着。走出房去。 離別之晨 呂覺民忽然大踏步的 吳小梅

我何曾願意到那生疏的所

信。萬萬不要爲我悲傷。橫豎過幾

的臨別話。 當心。錢不要亂用。對於同事 的嚴父對我說。「在外邊起民 分鐘。我私幸正可和伊作 了。距離開車的時候。還差三 母很忙碌的在那裏替我理的 皮。去領略那異鄉滋味了。 婚半年的愛妻。在廚房裏幹 論什麼人。都應當和睦。」我 在我未出行之前二點鐘。 事呢。但是為謀生計。祇得確 我呢。被伊威化了 眼淚。一句話也不對我說。 **作許多話要和我說。但說不** 八點鐘。我已和我的愛妻到 但是伊儘管用王

枕▶ 雜 綠 ◀集 作

窗

集說小會社綠枕的名馳已久

篇三 目 +

◎想發財

◎電影

◎輪迴 ◎將來國民之品

然水杨冰岭冰岭冰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 集說 小篇 短線 枕張 ■

郵函每 票購册

寄

不大 加洋 五、

角

友

發

錄目容內

之爪與念之年間痕健間酒後

मान्या मान्या

費宵境術室前春外 匠的與 籲破慈 滅愛

悔謠婦操一可弔毀 悟言人縱塊憐偶譽 肉的劣 子

一年辛苦為誰忙小別七日

種憩君卷種時著首 時小張

大洋二角加寄費

महिन्दिन महि

◎電光裏

酸意。欲說 喉嚨口 我們默對無言。 的話。 ---直到開車 一古腦兒都塞在 去買了 也去買了 一副。丙見乙有眼鏡。 一副。戊見了丁的眼鏡。也 一副。丁見丙有眼鏡。也 很出風 111 急的除下。以防危險。 不帶。己庚辛壬癸見了

說出一二句。 我喉際有不少的話在着呀。 那末次無情的開 車鈴又响了 但只 。唉。 亮。

『我愛。…

眼鏡 童心●

0

鏡。好不漂亮。很羡慕的也去買了 乙見甲買了 一副平光的羅克式眼

> 去買了 家都買了 一副。己庚辛壬癸見丁。大 帶上了 。好不漂

Ξ

二星期後。

見了也急急除下。 帶。丙見乙不帶。 以致玻璃片陷進頰裏。血流不止。 好不危險。 乙見甲被人家一撞。把眼鏡敲碎。 就立即把眼鏡除下不 也立即線下。丁 戊見了也立即

 \equiv

壞丁。飲泉思源。都切齒的把甲 住了。亂罵亂打。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眼光。

我旁觀者。却抱不平了。『你 不愛漂亮。出風頭。他雖帶 一 万

他們對我呆呆的望着。如乎你

眼鏡。那裏會害你們呢。」

說 文

最小第四十二號 第二張. **艮晨好友社印行**

牀上不當讀小說

第二張

良晨好友趾印行

沒有經驗。不敢瞎嚼舌根。所以只 說的文字。我對於便桶上讀小說。 一報載有討論便桶上和牀上讀小 有牀上讀小說的 聽。潮• 神。這無異拿嗎啡針來戕賊身體 保護身體的康健。要是不得休息。 裏。自然要躺在床上。 還有一層。日間操作勞動。到了夜 反拿有趣的小說。 得牀上不當讀小說。有傷目力的。 後來天天如此。我便起了 刺激疲乏的精 力求休息。 戒心。曉

讀罷小說時。 小說與口才 朱智●

手。到了讀好。便拋開書本。

呼呼

康健。倒不可不注意的呢。

眼眶裏總要流出幾點清淚。

起初

入夢。過了幾個月。

六七年前。我也

說牀上讀小說。

習慣。支着枕兒。

一頁又是一頁。

呢。所以我想牀上讀小說。容易把

書弄壞。還是另一問題。關礙身體

一段又是一段。津

津有味。不忍釋

以爲是偶然的事。倒不放在心上。 八說。善於

說天才麼。再者。一個人的口聲 仗篇幅廣。叙述多。即足以起人 言語。以及那「殺千刀・小赤老 好。但那不正當的形容。不規則 企。認為這篇小說的作者。具有 的惡名詞。也可以入得 但我以爲有永久精神的小說。 這句話有理麼。我姑且不去說 的情節。也多了。好了。 定好的。因爲口才好。叙述小品 和讀者。應當用

義女編

節女編

每册祇售大洋二角

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

奇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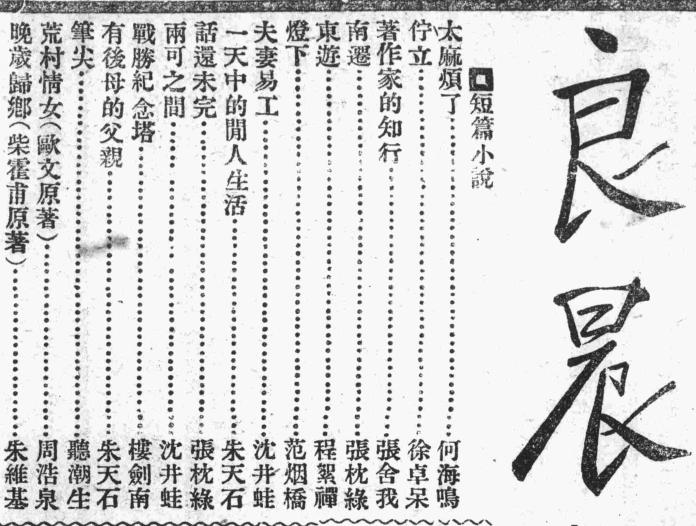
遺

聞

智女編

丁悚精繪美女封面

名家嘔心之作



容 函此 目 購書 錄。便 加共 寄 出 費 知 五 = 得 分。請 買 來閱 下 讀列兩 了內角

竟	劇本(
松	的偵響
潮	說的執
寄	人復活
敏	說和期
天	說的從
烟	說讀者
懷	種新點
枕	願幹這
朱天	小說正宗
枕綠舍我	說小話(
	改制後的
何海	幸福齋小
	近名小
	外文壇雲
	雑べ

新 通郵在寄函一一大實三每用票內費購分角洋售册部 ◀行發社友好晨良海上▶

厚大册編

哭腹科奇老女口汽女大美兩年二狗拍 之內學異夫著脂車優如人不有十之賣 競照產擇少作香中佳浴之相所萬煙腦 爭隊兒婚妻家 之話盆眼下長金癖袋 之之法 之 報 之 為 聞聞 史 輯 聞

奇

全



記o審載 類文欄為 品文字 問。 o詩詞 0讀者可隨意投 載俏皮論 o並綴種 編者爲之解答 0 笑話 0 專談 皮論文。 0 0 0 談言 0 0 0

盛頓紀念碑。又未設置升降機。 有云。「……匪似頗虞官軍之襲擊 此次在臨城被擴的鮑威爾。 余輩所居之地以上。 日自匪穴致座大陸報記者。 旦果實行者。 苦將不可言矣。···· 屢言欲徙余輩至山頂。但此山自 峻削一如華 函中 樹一株。極葱龍可愛。但以四十餘 築於平坡。坡爲四角形。庭心有大 除用飛艇外。敵人殆難攻入。自廟 廟內外。殊殺風景耳。……」此等 槍交叉樹旁。汚穢之槍主人 至山頂。須攀藤緣壁而上。廟屋即 峻谷。狹而且深。 余輩所居之古廟在懸崖上。 四周林木茂盛。

好整以暇

下臨

「殺頭是至痛快事。我乃於何 筆墨。好整以暇。直不管 堪與聖嘆處險如夷的態度。 得之。」像該函中「升降機」 的人做得出的。金聖歎臨刑 鮑威爾。 國的著作家。到那時候。總的 有泰然從事描寫的工夫。 般的閒情逸致了。我不得了 。後段詳記勝景。尤照 TH

不該幹。 爾的好整以暇。只是能人 君之概。也未嘗不好整以暇 情聊勝於無。大有不可一日 官僚。戎車纔駐。便大嫖土出 但我瞧那班到棗莊辦交涉 能。官僚的好整以暇。却是於 我尤不得不佩服 幹 理 所

心布於

最小第四十二號 最小第四十二號: …第三張 第三張 艮晨好友社印 良晨好友社印

願代涵秋死

有一位朋友很慌

張的對我說。「李

遠則數十日

一歸。再遠則

歸矣。婦女耕餘。 即自勤織

乙卯秋。偕雪姫遊頤和園。泛舟昆池。循御溝出。遇雨 夕止玉泉精舍

叫我如何是好。」

我道。 「這倒奇了

史

李涵秋死。與你

涵秋果真死了

位有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雲起魔崖夢欲騰。偶向遠林聞寃笛。 乍著微綿强自勝。古臺荒艦一憑陵。 小院西風送晚晴。囂囂歡怨未分明。 波飛太液心无住。 獨臨虛室轉明燈。

山泉繞屋知清淺。微念滄浪感不平。 也の然殊未恰意の茲特將原稿檢出の付稅綠刊入最小報の以存本來右詩二首の爲乙卯初稿の經易哭厂削改の井成一章の會見各報者是

便了。」

只管做自己的

去做他的鬼。

置

東去驕風黯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

有甚麼相干。

半晌無言。

他聽了我的話。

忽哭傷着臉道。

NA MANANA MANANA

之所也。可二百戶。多以耕織爲業

蛩聲催夢欲三更。 南廻寒雁淹孤月。 爲饈。 則無敢違 遵而行。日 非二伯之 裔。獨為讀 。二伯曰可 幾吾鄉千 也。唯吾 。有二伯女 翰公吾太 皆須顧問 實鄉人

近則數日一歸。 現爲縣立中學校監學。生千 偕外子往參觀焉。城離五

耳。二伯號

來。好做小說給我看。」 「我願代李涵秋死。讓李涵秋活回

。男子貿易於外。

金於本社。 以昭信用。此項保證金。 滿年散者。 請先付二元至五元之保

每號起碼實銷二十份。

即按期照付。

五 切。如有增減。請距該號出版期 星期

以郵票十足代現。付款之函。應為掛號付款者。滿洋請付滙票或通用鈔票。零

均有代售店

章程卽日施行。本外埠一律照此辦理方郵滙寄費。各歸自理。

本報之變通辦法 **山路馨德坊**



購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此變通辦法。有意承銷者。可聲明以最小報承銷章程所訂爲煩者。特

份號批立

少份。至少二十

份)即合每

鎮太常湖浦分●●●●● 左待三逾 江倉熟南 部辦待協抵利 俾自萬三 東遇助借益 有贅人載 杭即南阜馬南最最最最最 志茲辦歷 州墨京甯路市提厚誠便豐 儲將理蒙

肉牛製汁結園生冠

冠上 生園童 行地

Katchop Dry Beet

樂 陶 齋 詩 稿

良晨好友社白

獎詳章承索

即奉

◎朱天石著

◎內容百餘首

◎承索請附郵票六分

◎寄良晨好友社

可也

一分交者知月偵台讓僕 一一實只茲底探奇當欲 至念 三返壁亦有艺 薄酬寄烟肯

處蟬人起預後曆良啓接碼約便本

有三十里也。

。時爾太翁居彼也。六歲隨太翁旅 外子之言曰。『吾家於鄉而生於邑 去年光。滄海桑田。良可慨夫。」 遠歸人。重增感喟。韶華逝水。 。更以鄰戚諸長。或老或死。 於滬。別梓里八年。彼時小伴。

太翁仙逝。再後居於汕頭。於鄉復 潮州。返。八歲再往。比復返。九歲 皆冠而成人。相叙亦已解作客套。 更不能縱所意。俗氣縛人。良苦矣 不復有昔年天眞。况多已娶婦。似 念影。携手並肩。至家。 于。乃類戲中人。衆手奪視。 余歸天白也。行新式婚禮。攝有紀 八。皆掩口葫蘆笑。曰。 出以际家 若個新娘 對此 換 巴

。眞早羞愧煞人也。尚敢立賓客堂 年耳。 倡一女子學校。計亦良得。余笑領 前攝影耶。鄉風未啟。可慨可嘆。 之面顏。低低日。若使鄉人效如是 之。唯機會未得。此願只得待償他 二伯。二伯曰。 女子教育。更不知所謂矣。以意告 不妨在鄉作一番事業。謀公益也。 汝夫婦已有此志。

紅雨霏屑

間。 情味之最耐咀嚼者。 在若卽若離

思婦之腸。 春風織柳絲成綺紋。 益揉斷勞人

浸身於汪洋情海而不自覺。 情場失意者。恒怕聞女郎之嫁期。

不已。有閨女三五。亦來窺視。

長驅直 情侶屆約適雨。其恨直欲讓天。 欲求眞情流露。厥惟洪醉以後。 情場之面積綦廣。 入。 所以一任人

撥動心絃時。食無味。寢亦不 情非洪爐。乃能煮血使沸 餘香在手。當勾起無限綺想。

▼玩物一辭的來源

蹈了這個故轍。 現在的新學家。 經據典。迂腐不堪。不曉得他們 都証舊文學爲

『女子不應做男子的玩物。』這 王逸註解說。是鄭國衛國的好 了。楚解「招魂」說。「鄭衞妖玩 物是新名辭嗎。 我不曉待一輩子和舊文學反對 明明是一個曲

最小第四十二號· 第四張 好友肚印行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新學家。 典呢。 什麼也會用這個玩物的

最小第四十二號

隔岸啼猿錄印

南寧伯毛舜。在南京留守。嘗洒掃 易才也。 解意凄怨。 可想其風神月思。 誠不 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 咏甚多。年 人剝落。 不能盡識。 舊內。見別院壁牖。聞舊時宮人題 一署名媚蘭仙子。二句猶存云。寒

可惜可惜。長果以放誕致死。此二 常熟女子季貞一。少有夙慧。其父 春。其父墮之地曰。 老學究也。抱置膝上。合咏燭。 一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爲 可殆其詩讖軟 非良家子也。

十七字詩 廳。潮•

也。 風裏。桂花。(桂花滬諺。潦倒之謂 當年王大少。今日拉包車。秋雨秋

醉之妙。) 詞也。出諸蕩婦之口。便有魂銷骨 畫得蛾眉好。檀郎來偏早。嫣然說 一聲。拆老。(拆老亦滬諺。晉人之

母雞至彼乎。蓋此等母雞所生之 雞卵。每枚價銀二角。」傑姆聞之 而呼曰。「母平。 函蓋來自其父者。中云。 傑姆之母方讀一來自英倫之函。 我儕盍寄此間之 「英倫之

領教領教 天●梅●

(父)畜生。你爲甚不憐 些勾當。不拷還當了得 ◎第一幕

(子)領教領教。

(妓)你能彀把髮妻休掉。 你。 ◎第二幕 我师

教。 (即第一幕之父) 領土

◎第二幕

妻) 哼。你幹這些勾當。竟想把 休掉。幸虧兒子預來告訴我。 還當了得。 然。我還蒙在鼓裏。好。 不继

夫)(即第一幕之父)領教領教